

## 《胭脂虎》（一名：《元帅带马》；一名：《妓女擒寇》）

### 主要角色

石中玉：花旦  
李景让：老生  
太夫人：老旦  
王行瑜：小生  
军政司：丑

### 情节

唐末有扬州妓女石中玉者，才貌并佳，又善幻术，精武艺，与李景让元帅部下牙将王行瑜，有啮臂盟。事为李景让侦悉，遣人往石家妓院中拿回问罪。王行瑜恐甚，瑟缩不敢前。石中玉与偕至大营，李帅见妓并至，怒不可遏。遽欲照军律行斩。石中玉与抗辩，李景让怒益烈，遂命部下将石中玉与王行瑜同斩之。孰意石中玉施以小术，刀刃俱自折不能用，部下因代乞免。李景让不信，定欲换刀更斩。众将以王行瑜罪不至死，群病其酷，遂至哗变。李母闻讯，亲出慰喻之。且释王行瑜等罪，而褫责李帅，众始帖服，得免决裂。而石中玉于此时，即乘机报复，将李帅备极揶揄，李景让亦无如之何。忽报贼寇庞勋来袭，李母命诸将出战。石中玉谓众非庞勋敌，自言力能擒庞，惟须元帅为之带马，方愿出阵。李母听之，元帅不得已，只有唯唯听命，俯首受其奚落而已。既而庞勋果堕美人计，为石中玉所擒。

### 注释

此剧情节离奇，为花旦之白口做工戏。去旦角者须做得有声有色，不脱不粘，方能入彀。虽名伶演之，亦颇难出色，盖其白口身段，须别具一付神情，与寻常儿女子状态不同也。曩年小子和与夏月珊合演是剧，颇驰誉一时。盖以夏月珊去生角，适合此戏分际，故格外能形容尽致。近来如林颢卿辈，亦称拿手。

### 根据《戏考》第五册整理

#### 【第一场】

（石夜珠上。）

石夜珠	（念）	太平无一事，落得当忘人。
	（白）	在下石夜珠。妹子石中玉，伶俐聪敏，善行酒令，在扬州要算我妹子为首。唐皇下诏，选我妹子入宫。幸得节度使杜大人，才得没有选上，唬得我妹子逃来会稽居住。
	（笑）	哈哈！
	（白）	人怕出名，走到哪里，多有人找。连日客官车马填门的来拜访。正是：
	（念）	朝朝如节令，夜夜似元宵。
	（马官、朱官、王行瑜同上。）	
王行瑜	（念）	特访西施美。
马官、		
朱官	（同念）	要化东家钱。
	（同白）	到了到了。
		你可是石中玉家？
石夜珠	（白）	正是。干什么来的？
马官、		
朱官	（白）	我们来逛窑子的。
王行瑜	（白）	哎，闪开！
		我们特来拜访的。
石夜珠	（白）	哈哈！这像人说话，只是来得不凑巧。
王行瑜	（白）	为何呢？
石夜珠	（白）	吾家姑娘，昨夜猜拳行令喝醉了，还没有起来。
王行瑜	（白）	我们是慕名而来，必要请见请见。

石夜珠 (白) 且请进坐坐再说。

王行瑜 (白) 二位请。

石夜珠 (白) 三位请坐。

王行瑜 (白) 有座。

石夜珠 (白) 待我来问问看。  
丫头们，姑娘起来没有？

丫头 (内白) 起来了。

石夜珠 (白) 哈哈，三位真有福。

王行瑜 (白) 如此有劳你，请来见见。

石夜珠 (白) 是。  
丫头们，外面有客，请姑娘出来见见。

(石中玉上。)

石中玉 (念) 饮酒莫叫醉，看花休上头。为人若知趣，到处皆风流。  
(白) 老二什么事？

石夜珠 (白) 有三位客来拜访。

石中玉 (白) 是哪三位？

王行瑜 (白) 就是我们。

朱官、  
马官 (同白) 哎呀，我的妈吓！

王行瑜 (白) 哎，成何体统？放老诚些！

石中玉 (白) 请问三位尊姓？

王行瑜 (白) 学生姓杨。

马官 (白) 小生姓马。

朱官 (白) 老生姓朱。

石中玉 (白) 哦，原来是朱、杨、马三位。  
来吓，拿茶来。

石夜珠 (白) 是。  
请用茶。

马官 (白) 慢些慢些，这是讲礼的地方。坐错了位，叫人笑话。

王行瑜 (白) 吓，怎么坐错了？

马官 (白) 你是羊，他是猪，我是马。马比猪大，该我坐第一位。

石中玉 (白) 这话有理。

朱官 (白) 猪比羊大。该我坐第二位。

王行瑜 (白) 哎。好蠢才！

石夜珠 (白) 哈哈，原来是几个畜类。

石中玉 (白) 请问三位，从何处而来？

王行瑜 (白) 久慕贤姑芳名，特来拜访问得贤姑善于酒令。

石中玉 (白) 不敢。猜拳行令，也要客官们会饮，才好奉敬。

王行瑜 (白) 这是自然，今就叨扰盛席。

石中玉 (白) 来吓，办酒去。

石夜珠 (白) 请问哪位客官开宝钞？

马官 (白) 我是白吃白喝白挑眼，不会化钱。

石夜珠 (白) 该你。

朱官 (白) 我是把势朋友，更不插化。

石夜珠 (白) 还是这位爷开宝钞。

王行瑜 (白) 实不相瞒，出门慌迫，忘带了银两。

石夜珠 (白) 哎呀你好大意！银子乃是养命之源，岂可忘得的？我因忘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穷得难受。你老把性命忘带出来，嘿嘿，比我还穷么！

王行瑜 (白) 不必说了。哎，烦你们回去取银子来，我在此等你们吃酒。

朱官、  
马官 (同白) 你在此等我们的。

王行瑜 (白) 这是自然，快去快来。

朱官、

马官 (同念) 只为一杯酒，跑坏两条腿。  
 (马官、朱官同下。)

王行瑜 (白) 咳，一时大意，忘带了银子来。  
 石中玉 (白) 老二，我瞧这位杨爷不是个扰需子的样儿。你只管去摆酒，必然要开你的。  
 王行瑜 (白) 贤姑说得有理，只管去办，银子来了，定然开发与你。  
 石中玉 (白) 只管去办罢。  
 石夜珠 (白) 姑娘这样做脸，我只好去办。  
 (石夜珠下。)

石中玉 (白) 你老休要见怪，这也是前人撒土，迷惑人的眼睛，被他们骗怕了。  
 王行瑜 (白) 不带银子，难怪于他。  
 石中玉 (白) 我瞧你老这个相，定是现任的官员。既来赏光，何必假装？  
 王行瑜 (白) 贤姑何以见得？  
 石中玉 (白) 尊驾的相：  
 (念) 遍体丰隆起，额高气吐云。双眉斜入鬓，寨外上将军。  
 (白) 这个相貌，如何不是现任的官员？  
 王行瑜 (白) 哈哈！贤姑不但美貌，而且善观气色。实不相瞒，卑职乃是浙西观察使麾下，中车牙将王行瑜。不料竟被贤姑识破。哈哈，其乃妙人妙会也。

石中玉 (白) 果然是个贵人，失敬了。  
 王行瑜 (白) 岂敢。贤姑如此颖悟，惜乎宛如明珠落水，宝剑埋尘。卑人尚未婚配，欲与贤姑赎身，聘娶为妻，未知贤姑尊意如何？

石中玉 (白) 风尘之女，得嫁贵人，实乃万幸。将军相貌虽好，惜乎无权。  
 王行瑜 (白) 怎见得？  
 石中玉 (念) 骨格虽然好，心肝未必真。反骨脑后现，终久必分身。  
 王行瑜 (白) 贤姑这篇言词，说得卑人毛骨悚然，但是不知可能解厄？  
 石中玉 (白) 只须将军，改过自新，自能逢凶化吉。  
 王行瑜 (白) 承蒙贤姑不弃，趁此无人之际。你我对天一拜，以为定准。

石中玉、  
 王行瑜 (同白) 请。  
 王行瑜 (西皮摇板) 姻缘本是前生定，  
 石中玉 (西皮摇板) 才女英豪两结婚。  
 王行瑜 (西皮摇板) 对天一拜为媒证，  
 石中玉、  
 王行瑜 (同白) (将军) (贤姑)，(哥哥) (贤妹)！  
 (石中玉、王行瑜同笑。)

石中玉、  
 王行瑜 (同西皮摇板) 同偕到老不离分。  
 (【水底鱼】。中军、朱官、马官同上。)

朱官、  
 马官 (同白) 来此已是。  
 中军 (白) 打进去。  
 朱官、  
 马官 (同白) 在这里，在这里。  
 石中玉、  
 王行瑜 (同白) 你们做什么？  
 中军 (白) 奉了大人之命，前来锁拿你们。  
 王行瑜 (白) 吓，为了何事？  
 中军 (白) 只为紧急军情，传点不到，查到马军百总，方知你在此。故尔命我一齐押上辕门，听候发落。

王行瑜 (白) 哎呀，这、这、这、这便怎么处？  
 石中玉 (白) 哎，事已如此，怕也无益，不消忧得。咱俩一块儿去罢。  
 中军 (白) 倒是这个女子，言语慷慨。走罢。  
 王行瑜 (白) 咳！  
 (念) 风流成画饼，

石中玉 (念) 画饼也风流。  
 (朱官、马官、中军、王行瑜、石中玉同下。石夜珠急上。)  
 石夜珠 (白) 哎呀!了不得了,抄了婊子了,摇钱树拔了去了,这、这、这便怎么处?哦呵,有了!快去走门路,想法子。  
 (石夜珠跑下。)

## 【第二场】

(李景让上,四红龙套同上。【点绛唇】。)  
 李景让 (念) 贼兵来争斗,将士去风流。营务尚误事,国家岂无忧!  
 (军政司上。)  
 李景让 (白) 下官李景让,大唐为臣,官拜浙西观察使。到任以来,军安民乐,可为安享。只因王行瑜宿妓饮酒,为此升堂理事。来,传众将上堂答话!  
 龙套 (同白) 众将上堂答话。  
 (二将同上。)  
 二将 (同白) 参见大人。  
 李景让 (白) 众位将军少礼。  
 二将 (同白) 传我等有何军情?  
 李景让 (白) 王行瑜犯罪,你等可知?  
 二将 (同白) 我等不知。  
 李景让 (白) 站过一旁。  
 军政司 (白) 在。  
 李景让 (白) 王行瑜宿娼饮酒,该当何罪?  
 军政司 (白) 这个……理当论斩。  
 李景让 (白) 理当论斩。  
 (中军上。)  
 中军 (白) 王行瑜拿到。  
 李景让 (白) 押上堂来!  
 中军 (白) 押上堂来。  
 (朱官、马官押王行瑜、石中玉同上。)  
 王行瑜 (西皮摇板) 指望夫妻花上锦,  
 石中玉 (西皮摇板) 谁知平地起风波。  
 王行瑜 (白) 这便如何是好?  
 石中玉 (白) 不要紧,都有我呢。  
 王行瑜 (白) 待我回去更衣。  
 朱官、  
 马官 (同白) 更衣不及,待我与你报门。  
 报:王行瑜到,当堂有刑。  
 李景让 (白) 松刑。  
 朱官、  
 马官 (同白) 哦。  
 李景让 (白) 王行瑜身为武将,为何这样打扮?  
 王行瑜 (白) 小将出城访事,不料大人呼唤。更衣不及,大人恕罪。  
 李景让 (白) 你待怎讲?  
 王行瑜 (白) 大人恕罪。  
 李景让 (白) 哽!  
 (西皮摇板) 身为大将为首领,  
 统辖貔貅管万兵。  
 闲游散闷不打紧,  
 王行瑜 (西皮摇板) 望求大人宽量情。  
 李景让 (白) 呸!

(西皮摇板) 自作自受休怨恨,  
军无私来法无情。  
绑出梟首镇军令,

二将 (同西皮摇板) 左右牙将求大人。  
(同白) 王行瑜犯罪, 理当斩首。看在末将等, 鞍前马后, 将他饶恕。

李景让 (白) 王行瑜犯法不斩, 倘众将效尤, 成何体统? 不准, 下去!  
(西皮摇板) 惟有营务事当整,  
岂容结党来求情。  
快出帐去免责问,

二将 (同西皮摇板) 后帐激动众三军。  
(二将同下。)

李景让 (白) 刀斧手!  
(西皮摇板) 快将行瑜上了捆,

石中玉 (白) 慢着!  
(西皮摇板) 刚刀不杀无罪人。  
(白) 我看王行瑜, 他没有犯什么死罪, 我看有点斩不得。

李景让 (白) 堂口何人讲话?  
石中玉 (白) 呀, 我说这个大人, 我跪的这半天, 你老瞧不见? 你那这个眼吓, 可就不小呢!  
李景让 (白) 你是个什么东西?  
石中玉 (白) 人吓, 什么东西! 我是扬州妓女石中玉, 皇上宣诏我, 我还不回去。今个送来与你瞧瞧, 你到假装不瞧见。哈哈, 你这个眼吓, 真真有点不小呢!

李景让 (白) 原来是你, 引诱我的将校。你难道不怕我的厉害么!  
石中玉 (白) 呀, 提起厉害, 我倒要站起来说呢。礼制君子, 法度小人, 方为民之父母。我们当妓女的, 不晓得什么叫做厉害。

李景让 (白) 咳, 我虽然民之父母, 岂容你娼妓之女!  
来, 与我绑了。

石中玉 (白) 慢着, 要绑也容易, 要杀也不难。请问这个大人: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难道是当妓女的, 打从今日才有的吗?

李景让 (白) 烟花之辈, 到也不知起在何时。  
石中玉 (白) 你不知道, 待我来告诉于你。  
李景让 (白) 讲。  
石中玉 (白) 你听着: 有天地, 便有云雨。夏商周秦, 有多少来路客妓。齐桓公霸诸侯, 一匡天下, 还开三百个窑子接客。得下钱财, 以济军民。有多少官员子弟, 开心取乐。汉室以来, 就有我们妓女宦官, 缠头似锦。此时何为的犯法呢?

李景让 (白) 古今之言, 有何为证?  
石中玉 (白) 你还是不知道, 待我慢慢的告诉于你。  
李景让 (白) 讲!  
石中玉 (白) 昔日谢安身为宰相, 携妓跨鼓游山; 杨素身为元帅, 教妓歌舞。管邦盼、燕子楼, 郭子仪、郁屏凤。这不是历代的故事么?

李景让 (白) 哇! 前人故事放荡, 我朝法度森严。所辖之地, 不能容留娼妓!  
来, 绑了!

石中玉 (白) 慢着。要绑也容易, 要杀也不难。我说这个大人。你那既不许娼妓存留, 来到任之前, 出下告示, 禁止烟花。我们既知这碗饭犯法, 我们可就不吃这碗饭。事到如今, 吃了这碗饭, 也叫没有法子。大唐天子, 尚且不能禁止, 还要挑选进宫, 开心取乐。你哪, 忽然间, 禁止我们烟花这行衣食性命, 恐怕你后辈儿孙, 难免循环报应!

李景让 (白) 哇!  
(西皮摇板) 言语似刀比箭狠,  
法堂公然谤大臣。  
行瑜、妓女一齐捆,

石中玉、  
王行瑜 (同西皮摇板) 空作夫妻对受刑。  
(石中玉、王行瑜同下。)

中军 (白) 正要典刑，刀炸两段！  
 李景让 (白) 刀炸两段，换刀再斩！  
 (众将自两边噪下。)  
 中军 (白) 启大人：换刀再斩，众将不服，在辕门鼓噪。  
 李景让 (白) 哦，众将不服，在辕门鼓噪？传令下去：将他二人暂且停刑，传众将上堂议话。  
 中军 (白) 下面听者！大人有令：将他二人，暂且停刑，众将上堂回话。  
 (众将自两边分上。)  
 众将 (同白) 参见大人。  
 李景让 (白) 你等鼓噪，是何意也？  
 众将 (同白) 王行瑜犯罪，理当斩首。一刀不死，换刀再斩。我等不服。  
 李景让 (白) 你等不遵主将之令，岂不是造反？  
 二将 (同白) 我等焉敢谋反朝廷，反的是你大人！  
 李景让 (西皮摇板) 犯法当斩理所应，  
 何敢公然起反心。  
 奏知朝廷俱拿问，  
 丢下印信去逃生。  
 二将 (同西皮摇板) 大人快将印信丢下，逃生去罢！  
 李景让 (西皮摇板) 我纵贪滥行得正，  
 出守封疆受皇恩。  
 今日谁敢夺帅印，  
 (二将同夺印。)  
 李景让 (西皮摇板) 欺我犹如欺了君。  
 中军 (白) 太夫人到！  
 (丫鬟引太夫人同上。)  
 太夫人 (西皮摇板) 惊闻堂前鼓声噪，  
 李景让 (白) 母亲。  
 太夫人 (白) 陡！  
 (西皮摇板) 为官无能祸自招。  
 (白) 众位将军，不必鼓噪，老身自有裁处。  
 (众人同允。)  
 太夫人 (白) 景让，为娘借尔公堂一坐。  
 李景让 (白) 是。  
 太夫人 (白) 蠢才还不跪下。  
 李景让 (白) 跪下。  
 太夫人 (白) 叫你跪下。  
 李景让 (白) 哦，叫我跪下。  
 太夫人 (白) 天子命尔为封疆大臣。国家王法，岂可任意施威。王行瑜罪不致死，尔一定将他斩首。万一激变三军，以致一方不宁，岂不上负朝廷，下累白发老娘？含羞入地，何以见尔先人？我今借朝廷之法堂，替祖宗之教训。  
 左右将他衣冠先剥了。  
 (众人同允。)  
 太夫人 (白) 取皮鞭伺候。  
 (西皮快板) 自从你父身亡早，  
 为娘守节受辛劳。  
 读书明理常训教，  
 方得成名立当朝。  
 吩咐两旁众将校，  
 鞭打奴才气方消。  
 李景让 (西皮快板) 身为大臣皇恩浩，  
 公堂责打人笑嘲。  
 望求老母息烦恼，  
 大不可辱子求年高。  
 太夫人 (白) 陡！

(西皮快板) 奴才自大杀将校,  
为娘训子谁笑嘲。  
只管受责休情讨,  
再请夫人听根苗。

二将 (同西皮摇板)  
(同白) 启禀太夫人: 王行瑜还未典刑, 望求老夫人饶恕。

太夫人 (白) 尔等那里知道: 这奴才能悔其面, 难悔其心。王行瑜虽则未斩, 奴才轻举妄动。  
众将不必讲情, 起过一边。

(西皮摇板) 蠢子奴才责自讨,  
不打将来祸尤招。  
我借法堂行家教,

(王行瑜、石中玉同上。)

王行瑜 (西皮摇板) 上前哀求老年高。

太夫人 (白) 你就是中军牙将王行瑜么?

王行瑜 (白) 正是。

太夫人 (白) 将军受惊了, 起来。

王行瑜 (白) 多谢太夫人。

石中玉 (白) 我们这里还跪着一个呢。

太夫人 (白) 这一女子, 你是何人?

石中玉 (白) 我就是扬州妓女石中玉, 起祸的根苗。我的老夫人呀!

太夫人 (白) 哦, 莫非是唐天子选诏入宫, 不愿去的石姑娘么?

石中玉 (白) 正是。

太夫人 (白) 因何到此呢。

石中玉 (白) 夫人哪!

(西皮摇板) 只为天子来宣诏,  
不愿进京伴当朝。  
我与小将同婚好,  
因此上犯下法律条。

太夫人 (西皮摇板) 看来聪明又美貌,  
难怪天子选入朝。

(白) 石中玉乃是有名的妓女, 愿配中军牙将王行瑜, 乃是一桩好事。我儿蠢才, 务要斩你, 乃是一时之糊涂。老身今日责打, 以免众将之怨恨。你们反上来求情, 是何意也?

石中玉 (白) 人非草木, 俱有良心。大人一时的暴怒, 老夫人这等的仁慈, 我们怎敢怨恨?

太夫人 (白) 你等可是实心?

石中玉 (白) 句句真情。

太夫人 (白) 起来。

石中玉 (白) 多谢老夫人。

太夫人 (白) 站在我的跟前。

石中玉 (白) 是。我说这个老夫人, 众将都站在那里, 还有大人跪在这里, 你老赏个大脸, 让大人起来罢。

太夫人 (白) 敢是与他讲情?

石中玉 (白) 不敢, 老夫人开恩。

太夫人 (白) 看在你的份上, 叫他起来罢。

石中玉 (白) 多谢老夫人。  
咳, 天不早呢, 你该起来罢。

李景让 (白) 吓, 哪个叫我起来?

石中玉 (白) 我叫你起来的。

李景让 (白) 你是什么东西, 叫老爷起来! 混账!

石中玉 (白) 老太太他不起来。

太夫人 (白) 蠢才还不起来。

李景让 (白) 咋。哪个讲的人情?

石中玉 (白) 我与你讲的人情。

李景让 (白) 明天请你坐马车。

石中玉 (白) 好说。  
 (报子上。)

报子 (白) 庞勋讨战。  
 李景让 (白) 再探!  
 (报子下。)

李景让 (白) 母亲请至后面, 儿要升堂理事。  
 太夫人 (白) 多口。  
 石中玉 (白) 风大少说话。  
 太夫人 (白) 众位将军。  
 (众将同允。)

太夫人 (白) 我儿虽然浮躁, 乃是朝廷大臣。尔等不该聚众鼓噪, 该当何罪?  
 众将 (同白) 太夫人开恩, 以救众生。  
 太夫人 (白) 今有庞勋讨战, 兵临城下, 尔等要奋勇杀贼, 不但免尔等之罪, 还要庆功受赏。  
 众将 (同白) 遵命。  
 石中玉 (白) 你先去我就来。  
 (众将同下。)

石中玉 (白) 老夫人, 众将此去, 不是庞勋对手。  
 太夫人 (白) 你怎么知道?  
 李景让 (白) 吓, 母亲, 庞勋在他家打过茶围的。  
 太夫人 (白) 多口!  
 石中玉 (白) 不要胡说乱道。那庞勋力大无比, 众将此去, 不是他的对手。  
 太夫人 (白) 依你之见。  
 石中玉 (白) 不是我夸口的话, 出得城去, 手到儿擒拿。  
 太夫人 (白) 如此披甲我看。  
 石中玉 (白) 披甲不披甲, 都不要紧。就要结结实实一根麻绳, 保管擒活的回来。  
 太夫人 (白) 如此带马。  
 (西皮摇板)  
 只为庞勋领兵到,  
 要与我朝把兵交。  
 众将带马上城道,  
 观看两下弱和强。

(众人同下。)

## 【第三场】

(四黑龙套同上, 庞勋上。)

庞勋 (白) 某庞勋。某家一路而来, 抢关夺寨。前面已是会稽城。  
 巴都儿, 杀!

(四红龙套同上, 王行瑜、众将同上。)

王行瑜 (白) 来的敢是庞勋?  
 庞勋 (白) 然。  
 王行瑜 (白) 天兵到此, 何不下马投降!  
 庞勋 (白) 一派胡言!  
 (庞勋、王行瑜开打。王行瑜、众将同败下, 庞勋、龙套同追下。)

## 【第四场】

太夫人 (内西皮导板) 耳听龙吟与虎啸,  
 (四龙套同上, 李景让、石中玉、太夫人同上。)

石中玉 (白) 留神碰了我的马眼。  
 李景让 (白) 好大的眼。  
 太夫人 (西皮摇板) 旌旗耀日空中飘。  
 臣尽忠来子尽孝,  
 方受朝廷爵禄高。



母上城楼子引道，  
且看来将小英豪。

(王行瑜、众将、庞勋同上。会阵。王行瑜、众将同败下，庞勋追下。)

太夫人 (西皮摇板) 观看庞勋武艺好，  
尤恐会稽难保牢。

李景让 (白) 母亲，众将不能取胜，如何是好？

石中玉 (白) 果然应了石姑娘的言语了。  
吓，石姑娘，众将果然不能取胜，如何是好？

石中玉 (白)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主意呢。

太夫人 (白) 也罢，你若出城擒得庞勋进帐，老身收你为义女。匹配王行瑜，老身为媒。

石中玉 (白) 当真？

太夫人 (白) 老身不会说谎。

太夫人 (白) 母亲请上，受女儿一拜。我叫大人什么呢？

太夫人 (白) 哥哥。

石中玉 (白) 哥哥哥哥！

李景让 (白) 吓，母亲，她叫哪个哥哥？

太夫人 (白) 你不曾听见？

李景让 (白) 听见什么？

太夫人 (白) 老身收他为义女，岂不是叫你哥哥？

李景让 (白) 哎，母亲，他叫孩儿哥哥，有些下不去。

太夫人 (白) 为国勤劳，何出此言？  
你叫吓！

石中玉 (白) 哥哥！

李景让 (白) 暖！

石中玉 (白) 哥哥！

李景让 (白) 暖！

石中玉 (白) 哥哥！

李景让 (白) 暖！

石中玉 (白) 与妹子带马。

李景让 (白) 晓得哉！

石中玉 (西皮快板) 烟花妓女世间少，  
要学男子一心高。  
哥哥与我带马到，  
观看你妹子立功劳。  
(白) 哥哥，看你妹子立功去了。

(石中玉下。)

李景让 (西皮摇板) 烟花之将古来少，  
我元帅带马头一遭。  
(白) 母亲！  
(西皮摇板) 此女出城未可料，  
太夫人 (西皮摇板) 她的武艺比儿高。  
众将带马战场道，  
烟花女子也立功劳。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王行瑜、庞勋同上，王行瑜败下，石中玉上。)

庞勋 (白) 杀了半天，杀出娘儿们来呢！

石中玉 (白) 咦，杀出一个娘儿们来呢！你认得我么？

庞勋 (白) 你是什么东西？

石中玉 (白) 我是扬州妓女石中玉。你上我那里打过茶围，我说你真真没有良心。

庞勋 (白) 哦，扬州石中玉？唐皇选诏，为何不去？

石中玉 (白) 哟! 我闻听人言, 你如今做了大王了, 我来找你来了。我哥哥、嫂子, 俱被官兵拿去。大人叫我出城, 劝你归降, 你降与不降?

庞勋 (白) 要我归降, 日从西出。

石中玉 (白) 我也晓得你不降, 我来也来了, 你与我想个主意。

庞勋 (白) 某得了大唐天下, 封你一个妃子。

石中玉 (白) 妃子不妃子, 不要说起, 你我下马比武。你胜不得找, 你跟我归降; 我若胜不得你, 我跟你做妃子。

庞勋 (白) 好, 下马比试。

石中玉 (白) 哎哟, 慢着慢着!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我这么一点, 怎经你打呢?

庞勋 (白) 依你怎样?

石中玉 (白) 只许我打你, 不许你打我。

庞勋 (白) 我不成了贱骨头!

石中玉 (白) 你本来是贱骨头! 着打!

庞勋 (白) 哎哟, 我不打你了。

庞勋 (白) 怎么不打?

石中玉 (白) 看你这个小白脸, 舍不得打你。

庞勋 (白) 你不要灌迷汤。

石中玉 (白) 着打!

庞勋 (白) 我有些不放心。

庞勋 (白) 怎样不放心?

石中玉 (白) 你要对天盟誓, 我才打你了。

庞勋 (白) 我要打你, 我是你的儿子。

石中玉 (白) 你晓得我是干什么的?

庞勋 (白) 你是干什么的?

石中玉 (白) 我是当婊子的, 你要打的我, 你是婊子养的。

庞勋 (白) 不要顽笑。

石中玉 (白) 你把眼睛闭起来, 着打!

庞勋 (白) 哎哟!

(龙套同上, 擒庞勋。)

石中玉 (白) 有请大人。

(李景让上。)

李景让 (白) 何事。

石中玉 (白) 庞勋被妹子拿住了。

李景让 (白) 庞勋身长力大, 怎么被你拿住了?

石中玉 (白) 哥哥, 有道是戏法人人会变, 自有点巧妙不同。

李景让 (白) 原来我妹会变戏法。  
有请母亲。

(太夫人、王行瑜同上。)

太夫人 (白) 我儿何事?

李景让 (白) 庞勋被我妹子拿获了。

太夫人 (白) 待我看来。  
你这长大汉子, 怎么被我女儿拿住了?

庞勋 (白) 老太太, 我上了她的当了!

太夫人 (白) 满口胡说, 押了下去。

(庞勋下。)

太夫人 (白) 儿吓, 选良辰吉日, 与我儿完全花烛。后堂摆宴, 与吾儿贺功。

(太夫人、石中玉同下。)

王行瑜 (白) 小舅子!

李景让 (白) 妹夫!

王行瑜、  
李景让 (同白) 请!

(李景让、王行瑜同下。)

(完)